

“丹青聚陈 琪树干华”陈琪个人艺术展

陈琪的水墨画探索非常多的内容,尤其是画面,包括构图、线条和笔墨的使用,形象的变化等等,都是比较全面的一个探索。现在大家都在创新,但是他没有,他只是在自然中探索。当然有了之前的技术、线条之后,他就非常自信。这些短时间内完成的作品,非常需要自信来支撑。现在有很多人在求创新的过程中,就四处去借一点,但他不是借的,他是从自己的库里不断汲取。在某一机缘的激发之下涌现出来。

陈琪的水墨花卉个性独特,笔墨功力深厚、趣味无穷,尤其现代感强烈。最是其中画法别于其他画家同一题材的表现特点,使观者陶醉在水墨画墨与毛笔和水与色彩的新颖感觉中。

墨线是中国画创作的看家本领,也可以说是他浑身解数中最重要的内核。其实,这最重要的却是最简单的。说它重要,因为线条连心,线条牵动情绪,展露心境,激发个性。这一点陈琪很明白,他极其在乎线条,愿意在线条上下功夫,也确实下了功夫。他的速写相当出色,动态神情抓得准,下笔也疾速,线条流畅。然而在宣纸上走笔,一旦疾速,一旦过于流畅,会陷入浮滑。陈琪向书法借力,他问法于生拙,要的就是线条的沉稳厚实,他倾心于行草,要的就是字结体和篇章结构的大小、阔窄、正斜、疏密、高低、浅深的布排以及笔法在沉着痛快下的起伏、跌宕、迴环等随心所欲的法度。

其实,就凭着他的笔法也即墨线的力度和依心而生的种种华彩,即使盈尺小页,也以小观大地地感觉到磅礴的气势。陈琪画作的“气象万千”是笔法的多种、多能、多变以及由此伸展造成的画面的多样性和丰富性。

水墨行旅——写生

陈琪的写实能力极强,倘若一味发展写实的优势,写实性的辉煌成果可轻易得到,但他心中有更高的追求。他把似是而非的写实交付写意;又将是非而似的形象,纳入心间,于是,写意式的“心象”在他的画作里一次又一次地吞吐自己的喜怒哀乐,一次又一次地向观众敞开自己的襟怀。“心象”生动牢牢地植根于他笔下的形象,独特成为非他莫属的艺术语汇。

陈琪擅长画花鸟,也偏爱风景写生,对身边的物极为敏感。也许正是因为生活感悟颇多,他的一笔一画总能传递出一种风骨。作品不论放在10年前还是10年后,都能让人百看不厌。但如今看似云淡风轻的大家,其实也历经了众多故事。

古代人的写生,即“师造化”。“外师造化”后面还有一句“中得心源”,光师造化,这个画是没有味道的,要把你的心灵放进去才有味道。陈琪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什么?他是在师造化。但他更多的是把心源的东西输送到纸上。所以陈琪的画,你说他写生也好,说他顿悟也好,说他对景创作也好,归根结底,是把激情放在纸上的创作,是即兴创作。“即兴”就是看着对象,产生了情绪并使情绪饱满起来,然后一一倾注到纸面上。这有许多好处,既在中国画水墨范畴之内,又不受山水画程式的束缚,所以画得很自由。

陈琪因形而异的写实性和因心而异的“心象”的写实性交织在一起,蔚为壮观,造化百态,经过心境的淘洗修炼,成为艺术的万千气象。

也是由于“心象”,绘画空间处理的自由度大大提

高,他打碎了传统透视——不论聚点,也不论散点,在平面上做文章,其实是将或聚点或散点的透视关系,放入平面中去作立体的、写实的笔墨运作。在平面中交织着写实性的装饰性,融合写实性笔法和装饰性笔法,其更富写意味。

青花瓷韵——瓷器

画瓷行业除了沿袭传统的工匠瓷一脉外,所谓的“国画瓷器”盛行,画者多为习惯思维地延用纯国画的理念和技法,在瓷器上追求再现国画的意趣效果。而同为书画家的陈琪,却已开始理性地探索用“瓷语”画瓷与说瓷的瓷路,这是难能可贵的。

陈琪先生亦可被称为海派瓷界的劳模,他凡在景德镇画瓷,那一定是兢兢业业并十分地投入,每天都要创作十多个小时而笔耕不息。

陈琪的瓷艺观随着勤奋的付出与成果的积累,也逐渐成熟,他十分注重发掘瓷器的瓷感和瓷语及瓷器艺术所特有的内涵与韵味。书画家画瓷,相对于工匠而言,确实有着造型能力和绘画技巧及审美的优势,但这种优势能力在跨界画瓷时,是需要进行专业语言之转换的。但多数画家不重视或者说不理解这个画瓷原则,所以他们画出来的瓷器作品,近似借瓷坯器皿去表现国画效果,从而使其瓷器作品,失去了瓷器艺术所特有的语感美、材质美与形式美。

陈琪在把握瓷语特有的美感方面,是下了功夫的,他的瓷器作品画面,尽管取材于自己的写生素材,但都努力追求瓷艺与画艺的平衡,综合出一种特有的瓷韵和画境,形成了辨识度极高的个性瓷风。

同时,陈琪得益于其高深的书画修养,又致其瓷器作品具有了经得起玩味耐看的瓷趣与瓷境。

书海文心——书法

陈琪以大写意花鸟著称于世,画名掩盖了他的书名。认真品读他的书法作品,尤其是近十年来的章草书法,可以认为,陈琪已经“笔端悟得真三昧”,既是一个中国画大家,也是一个成熟的书法家。

陈琪的书法大体分为两个阶段:十年前以行草书为主,行笔流畅,结字偏长,有黄宾虹手札的意味;近十年来以章草为主,用笔生涩,结字方扁,饶有古趣。笔法是书法的核心。陈琪的书法,无论是前期的行草,还是现在的章草,可以说均已得笔,即对书法笔法的掌握运用已经得心应手,表现在他的点画、线条质量很高,沉稳扎实、厚重生辣,可见他几十年的临池之功。书法的主旨是表现汉字之美,因此,结字和章法最能显示书法家的才情。在这方面,陈琪作为长于写意的画家,比一般书法家显现出优势。他的字,结构略具变形而夸张适度,多有新意而不落俗格,写出了他对汉字美的个性理解。在章法上,他对字与字、行与行的各种矛盾关系的处理,比如大小、长短、斜正、疏密,以及行笔的轻重、疾徐,等等,也是驾轻就熟,正奇互用;加上他对墨法浓淡、干湿的把控自如,这些都充分反映出他对于书法创作具有很高的驾驭能力。特别值得称道的是,陈琪近十年来把章草作为主攻方向,更表现出他对书法艺术学习的深入和理解的深刻。

(海派艺术馆综合整理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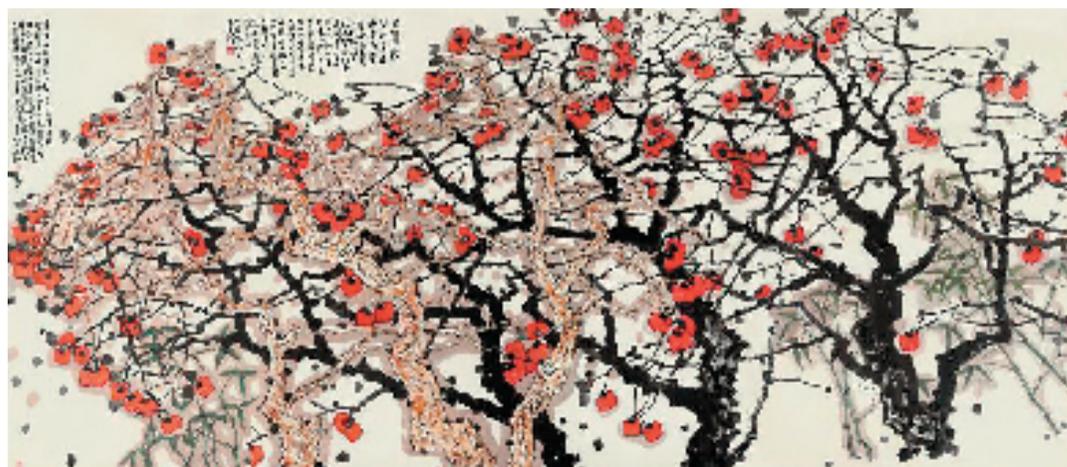
陈琪 日本白川桥柿写生 34×34cm 2016年



陈琪 蒙古国乌尼特草原牧场写生 38×38cm 2015年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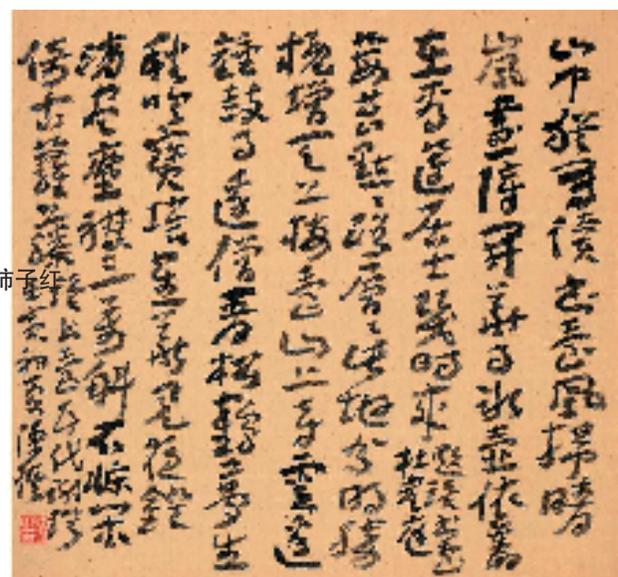
陈琪 青花 茶花 42×59cm 2023年



陈琪

半坡柿子

220×560cm 2015年



陈琪 杜光庭、谢谔《读书台》两首 41×43cm 2022年